



节后第一天

他们的法律难题在这里得到答案

本报记者 陈赛男

“4001号,请到4号窗口办理!”随着一声电子提示音的响起,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。

2月22日是农历新年第一个工作日,记者一早来到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,这里已经来了不少“客人”。他们有的咨询民间借贷相关法律问题,有的要求办理遗嘱公证,还有的是来化解家庭纠纷……

200多万借款打水漂 律师现场支招解难题

老杨夫妻俩是中心的第一组“客人”,接待他们的是在法律咨询窗口的值班律师姒慧娟。

没来得及坐下来,老杨满面愁容地向律师倒起了“苦水”:

2011年,老杨借给朋友300万元,双方约定月利息为1.2%。前两年,这位朋友一直按约还款,但随着朋友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差,这笔借款眼看就要打了水漂。

2017年初,在多次追讨之下,朋友又还了18万元。几个月后,朋友的企业申请破产。可是,让老杨无法理解的是,法院在清算企业资产时,要求老杨退还之前收到的18万元款项。

“他欠我的钱是客观事实,还我的钱是天经地义,为什么要我退还?”说起这些,老杨直呼自己冤枉。为此,姒慧娟专门给老杨上了堂“法律课”,将破产

法相关条款进行了详细解释。

随后,姒慧娟又从老杨的言语中了解到,此前收到的18万元还款,老杨已将部分用于支付员工工资,如今根本无力退还。

“这一点很关键,可以作为一个抗辩理由。”姒慧娟解释说,依据破产法相关规定,破产财产可优先清偿员工工资、税款等,如果老杨所说情况属实,并且证据齐全,这个案件或许有转机。

听完律师的答复,老杨夫妻俩终于松开了眉头,临走不停地道谢:“其实我问过很多人,都说我这个案子没希望了,没想到还能有转机,太感谢您了。”

爷爷担心孙子无处读书 调解员给出“两全”方案

张老伯夫妻俩带着孙子一走进公共法律服务中心,就直奔人民调解窗口。原来,当天值班的正是“明星”调解员金龙根。

作为“粉丝”,张老伯夫妻俩对于金龙根非常信任,不用多问就道出了自家的矛盾。

张老伯在杭州市区有一套学区房,虽然产权人是张老伯,但实际居住人是儿子一家。而张老伯夫妻俩在余杭购买的另一套住房,产权证上写着儿子的名字。

这两年,孙子即将读小学,张老伯打算把市区的学区房过户给儿子,让孙子读个好学校。

这原本是一件好事,可是张老伯的儿子不争气。这些年来,儿子儿媳不仅对孙子不闻不问,更是欠了大笔外债。如今,小两口竟然打起了这套学区房的主意,除夕晚上还因此吵了起来。

“他们要我卖掉这套学区房还债,那我孙子以后读书怎么办?”一说起这事,张老伯就气不打一处来,声音也跟着高起来。

听了张老伯的“烦心事”,金龙根心里有了数,一方面安抚张老伯的情绪,一方面为张老伯夫妻俩出谋划策。

“首先,您可以去办理个赠与协议公证,当然是有条件的赠与,要写明这套住房只用于孙子读书,不能变卖、抵押,且你们拥有使用权;其次,可以去做个抵押登记,房子抵押给儿子,但是不能买卖。”金龙根解释说,之所以这样处理,既保证了两位老人的权益,也是可以让孙子读上理想的学校。

得到满意的答案后,张老伯指着金龙根面前的“党员先锋岗”牌子笑道:“这个牌子还是很值得信赖的。”

遗嘱公证怎么办?

公证员算了笔“经济账”

“我想咨询一下遗嘱公证的办理手续。”当天,在5号公证窗口当班的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迎来一位咨询者。

这位咨询者称,自己父母年纪大了,想要把房子留给孙子,需要立一份遗嘱,因此前来询问公证员,是否需要办理公证。

“不一定要办理公证,当事人可以自己写一份遗嘱,只要财产分配写清楚,时间、签名清楚就可以了。”公证员答复道。

“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,恐怕没法写。”

“可以代书遗嘱。代书遗嘱必须有代书人和见证人,当然,前提是这两个人与财产分配没有利害关系。”公证员建议道。

“不经过公证,会不会没有法律效力,发生纠纷的风险比较大?会不会因为书写格式、表述错误,出现问题?”

“只要符合法律规定,代书遗嘱同样合法,不一定需要公证。如果不放心,还可以通过手机视频,将代写的全过程进行记录。”公证员解释说,遗嘱公证必须两位老人到场,之后还有一系列手续,无论是精力、时间还是经济上都需要有所投入,对于老百姓来说,遗嘱公证未必最“经济”。

节后第一天

她的“寻亲记”画上圆满句号

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万佳俊 孙凯

2月22日,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。这一天,嘉兴南湖公安余新派出所民警为来自贵州的张大姐圆了个梦。

昨天,当张大姐坐上离开的火车时,脸上已经没有了来时的迷茫。她打电话给刚刚恢复联系的堂侄:“我想麻烦你个事儿,给曹庄警务室的警官们送一面锦旗吧。”

父亲临终托付寻亲

张大姐的这个“梦”,要从30年前说起。那时她只有20多岁。

那一年,她第一次随父亲来到嘉兴市南湖区曹庄村,探望常听父亲提起的叔叔。短暂的相聚之后,张大姐随父亲到了贵州定居,而叔叔一家则继续留在曹庄。

“一晃30年过去了,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,让我们再到嘉兴来探一探亲,了却在他郁结了几十年的心愿,可人海茫茫……”由于没有联系方式,两家人断了那么长时间,这根亲情的线要

重新接上,谈何容易!

今年过年前,张大姐和老伴一商量,决定不在家过年了,而是利用这个阖家团圆的机会,赶到嘉兴实地寻亲。

大年初一,夫妻俩来到了嘉兴,四处寻访,但寻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。“我们



民警(右二)与寻亲者一家

找了很多地方,也想过很多方式,但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失去联系几十年的亲人,就像大海捞针一样,难啊!”

张大姐和老伴一路找、一路问,踏遍了半个嘉兴城,但都没有收获。

无巧不成书

前不久,张大姐辗转再次来到了叔叔曾经工作、生活过的地方,抱着希望,找到了余新派出所曹庄警务室的社区民警赵金明。

赵金明听说此事后,有些为难,“这里很多人家已经在几年前拆迁走了,您说的信息又很模糊,我们真的很难找……”

张大姐悻悻然跌坐回椅子上,突然,她又两眼放光:“我想起来了!我这个叔叔以前好像在曹庄公社工作过!”

得到这条线索后,赵金明立即着手帮张大姐寻找叔叔,但因为时间太久远了,而且信息不全,赵金明查询了一个多小时,仍然没有发现。但他并未放弃,继续在警务平台寻找着蛛丝马迹。

划过无数页信息之后,赵金明的眼神停留在其中一人的信息上——“曾在曹庄公社工作过”。

赵金明立即拨通了对方的电话,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这个人,正巧也认识一个曾经在曹庄公社工作过的老人,而他的体态容貌和张大姐所描述的叔叔一模一样。

随即,赵金明向对方要过了老人孙子女的电话号码,几经询问之下,电话那头也确认,自家的确有远在贵州的亲戚。

十多分钟后,老人的孙子赶到了派出所,与张大姐面聊并进行了确认。失散30多年的姑侄俩终于相认了!两人紧紧握着手,激动地在警务室里拉起了家常。

临走时,张大姐拉住赵金明的手,再三感谢,“谢谢你们啊,帮我把这根在大海里漂浮了30多年的针捞了起来。没想到,没有电话、没有名字,你们都能帮我找到人!没有你们,我们这一家,可能就真的再也联系不上了……”

2月22日,张大姐踏上了返程的列车。这一次,她的心里不再是空落落的,而是满怀着欣慰与感激。